

铁魂

刘章 著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二十年代京汉铁路工人革命斗争生活的长篇。

一九二三年“二七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怒涛。小说以江岸机务大厂为背景，以林祥谦的成长过程为主线，生动地展现了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向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进行英勇斗争，举行声势浩大的“二七”罢工的悲壮场景，生动地塑造了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、共产党员林祥谦、施洋和曾玉良、赵辉、黄震等形象；也着力地刻画了杜拉克、吴佩孚、张厚生、张风楚等代表恶势力的形形色色的人物。

作品还描写了林祥谦与陈桂贞、赵辉与长凤之间的爱情生活。

《铁魂》是目前国内以“二七”罢工为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情节生动，语言流畅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铁 魂

刘章仪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4.5印张 2插页 361,000字
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8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46 定价：1.45元

目 录

一	只身闯汉口	1
二	绝路逢知己	15
三	考场斗洋人	21
四	王老头惨死	39
五	张疯狗碰壁	49
六	行宫定毒计	65
七	杨荣伍上钩	76
八	慧眼识黑幕	86
九	暴风雨之前	104
十	舍身平械斗	122
十一	请帖与人命	138
十二	怒打潘黑三	154
十三	大闹阴寿堂	163
十四	参谋长训子	186
十五	长风落虎口	201
十六	黑夜访施洋	218
十七	希望的闪光	233
十八	群威慑敌胆	245
尾声	君殿夜话	262

二 十	巧计斗群魔	277
二十一	夜校的灯光	291
二十二	燃烧着的心	303
二十三	在压力面前	320
二十四	烈火炼真金	334
二十五	浪高挺胸行	356
二十六	汽笛震长空	380
二十七	针尖对麦芒	399
二十八	虎口救亲人	418
二十九	浩气贯长虹	439
三 十	不灭的火种	454

一 只身闯汉口

辛亥年冬，林祥谦十九岁。

这一年，家乡闹大旱，田里颗粒不收。在马尾船厂做了六年工的林祥谦，因参加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，被资本家开除，回到乡下。这时，传来的辛亥首义的消息，象一股春风，吹到了福建省闽侯尚干镇这个穷乡僻壤。只见一些衣衫褴褛、形容枯槁的农民，在茅草屋檐下七嘴八舌地议论：“清朝推翻，民国建立，我们穷人可有盼头了！”“听说孙中山已经回国了，马上就要平均地权，我们农民有地种了！”“听北边回来的人说，革命军占领了武汉，在那里只要有力气、有手艺，找个工做很容易。”林祥谦听见这些议论，不由一阵高兴！他想，这次轰轰烈烈的革命，虽不知能给穷苦百姓带来多少好处，但清朝政府被推翻了，那捆住人们头顶，垂在背上的大辫子被剪掉了。林祥谦还惊奇地发现，本镇大地主林福清家“聚善堂”的红漆大门，紧紧地关了好多天；一些来林福清家打听消息的小地主和乡绅，一个个也都愁眉苦脸的。林祥谦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，他向往着革命军占领的武汉，向往着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。

林祥谦的妹妹寒英，两年前去了汉口，她与江岸机务大厂的合拢工周连城结婚了。在汉口还有林祥谦在马尾船厂做工的师兄丁长茂，他是三年前随一批福建工人到江岸机务大厂的。汉口有自己的亲人和师兄，林祥谦决心去那里谋生。

一天清晨，林祥谦要上路了。母亲帮他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，流着热泪嘱咐儿子，出门要格外小心。父亲林其尊，拿出一根四

尺来长乌红发亮的栎木棍，递给林祥谦道：“孩子，脚步拿稳，总能闯出一条路来。带上它吧，一来可以防身，二来要记住你爷爷被财主杀害的深仇大恨！”林祥谦接过这根栎木棍，双手激动得直颤抖。他记得父亲曾多次讲过，这根栎木棍，是爷爷参加太平军被杀害时留下的一根大刀把，这上面凝结着爷爷的鲜血啊！林祥谦紧握着栎木棍，双眼盯住远处的“聚善堂”，喷射着仇恨的光芒。爷爷就是被林福清的狗爹杀害的！林祥谦对父亲说：“爹，儿记住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深仇大恨！”

林祥谦用栎木棍，背起简单的行李上路了。

一路之上，林祥谦对故乡的一草一木，都依恋难舍。高大的五虎山啊，曾留下他多少童年的足迹；那砍下的茅柴，挖来的野菜，又曾伴他度过多少饥寒；那清澈的乌龙江水啊，曾摄下了他多少童年的身影。他曾在江中游泳、摸鱼。他记起家里那棵如命似的龙眼树，虽然今年天旱没有结果，但它那挺拔的躯干，苍翠的绿叶是多么使人眷恋。他曾多少次守卫在这棵祖传的龙眼树下，怕人偷摘果实；多少次啊，收了满筐满筐的果实，却全部倒进了商人的口袋，换回一点度日的粮食；又有多少次啊，弟弟哭闹着要吃龙眼，爹舍不得给，只捡了几颗掉在地上的烂龙眼去哄着小弟弟……

转过一个山坳，远远望见那棵小时候放牛歇荫的大榕树，心里禁不住又涌出一股热浪。在这棵百年的大榕树下，是林祥谦和桂贞多次相会的地方。就在昨天，桂贞还冒着风险来这儿和他相会，互相倾吐离别之情。此时，他耳边还响着桂贞的话：“祥谦，你去吧！到汉口找到工做，可别忘了我啊！”随即递给林祥谦一双新布鞋。他接过这双蘸着泪水一针一线做好的新鞋时，禁不住浑身沸热，连声说道：“我不会忘！去汉口找到工做，攒了钱就回来接你走！”

林祥谦站在大榕树下，心里充满了对桂贞的同情，忘不了桂

贞的悲惨遭遇。她的狠毒公婆，森严的族规，那堂上供奉着死去的痨病男人的牌位，象沉重的锁链，紧紧地捆在桂贞身上，她昨天跑出来送鞋，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！

在亲人的激励下，林祥谦两脚生风，日行夜宿，一路干杂活，打短工，还帮别人修锁配钥匙，跋涉数千里，终于在民国二年初夏时分，来到了辛亥革命的发源地——著名的武昌城。

武昌城楼上，飘扬着一面彩色大旗，城头上站立着一些身穿黄色军服，头戴红圈大盖帽的士兵，显得特别气派。林祥谦走进城里，见铺着青条石的街道上，人来车往，异常热闹。街道两旁的商店，五光十色，门口还摆着摊子，围着一群群顾客。有一家商店，一个穿长衫的人站在长凳上，尖着嗓门喊道：“庆贺民国新生，本店大减价，特别大减价！快来买呀！”另一家商店的伙计以更高的嗓门叫道：“本店不惜血本，半价出售，机不可失，快来挑选呀！”

因为人多，林祥谦挤不进去，也不知卖的什么。第一次来到这么热闹的大城市，听到这种减价的拍卖声，他觉得这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新景象哩。这时，从街北头过来一队步伐整齐的士兵，他们目不旁视，显得异常威武，对市民没有丝毫的侵扰，这一切都使林祥谦感到新奇。

在天黑前，林祥谦要赶到汉口江岸机务大厂，他无心在城里细看，问明路径，大步向江边走去。

上了江堤，林祥谦不禁被长江的雄伟气势吸引住了。近处，龟蛇二山夹江对峙，显得巍伟壮观，蛇山头上高耸的黄鹤楼飞檐俊挺，画栋雕梁，各色琉璃瓦在阳光的映照下，放射出奇光异彩。蛇山坡上，游人川流不息。那些玩杂耍的，说评书的，卖膏药的，测字算命的，真是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好不热闹。林祥谦转眼望着宽阔的江面，见江鸥自由翱翔，竞相追逐嬉戏，时而象箭一样冲向天空，时而又飞速地掠过水面，显得矫健灵巧。远

处，水天一色，白帆点点，更显出大江浩瀚的气势。

林祥谦来到轮渡码头，先打听了票价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，好贵！这票钱要买几升米啊！他犹豫起来。但不买票怎么过江呢？如果是故乡的乌龙江，衣服一脱，两手将行李举在头顶也能泅渡过去，可长江这么宽，怎么办呢？

一个卖茶水的老婆婆，看出了林祥谦的着难样儿，关心地指点道：“伢啊，这是有钱人坐的大洋船，你钱少，去找小划子过江吧！”

“小划子？”林祥谦不懂小划子是什么。

老太婆听出了林祥谦的外乡口音，看见他那窘态，不禁淡淡一笑，打着手势说：“小划子就是小木船，票价便宜，你去坐那吧！”

林祥谦感激地点点头，立即从江堤上奔向江边。

一到江边，他正遇上一只过江的小划子，船舱里已经坐着五个乘客。船工年近花甲，头发花白，皮肤却黑得发亮，手粗腿壮，精神焕发。林祥谦的到来，使他面露喜色，因为这只小船满员六人，现在正好。老船工利索地收起缆绳，划动双桨，小船慢慢向对岸驶去。

“今天闯着鬼了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给当家的买的一双新袜子，哪象个东西？还说什么庆贺民国新生大减价，袜底都腐了，能穿几天？这些挨千刀的，骗人！”

林祥谦听了这话，心里微微一怔。循声望去，见说这话的是一个年轻女人，约有二十多岁，丹凤眼，黑白分明，显得精明有神。她身穿一套浆洗得很干净的蓝布裤褂，手提一个红绿印花棉布包袱，看样子好象走亲戚的。她的话，使林祥谦想起刚才在街上大拍卖的叫唤声，原来是这等货色呀！

这时，坐在中舱的一个码头工人，望着年轻妇女说：“这年头七处起火，八处冒烟，那会有便宜货呢？你莫听那些叫得响的，

先看看好坏再买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！”年轻妇女有点委屈，“我看好多人都抢着买，我也抢着买了一双。”

“那些做投机生意的商家，为了骗钱，有时还特别雇些人来假装抢着买，引人上钩，刚好你上当了。如今做生意，要说几句时兴话来装门面。什么庆贺民国新生啊，我看是换汤不换药。武昌首义，枪炮响了好几天，后来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，大清朝的黄龙旗倒了，我们穷苦百姓是多么高兴啊！谁想到只过了几天，革命军却把清朝的协统黎元洪^①抬出来当了湖北省的都督，而大清朝的袁世凯（世凯）摇身一变，又当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，这革命还真有点意思！”老船工讥讽地笑着说。

“这场革命对穷苦百姓没有好处？”林祥谦耐不住了，急忙问老船工。

老船工苦笑着点点头，又说道：“这还能假，辛亥革命把清朝推翻了，民国也建立了，可得好处的并不是我们穷苦百姓。你看，”林祥谦顺着老船工手指的方向望去，“对岸江汉关上的米字旗飘得多欢？那江边停泊的外国军舰也越来越多，洋人还神气得很啊！唉，如今这世道，就象这汛期的江水，浑浊得很哩！”

船上的几个乘客都同感地点点头，那年轻妇女听了这番话也不吱声了。林祥谦心里却象投下一块石头，激动得不能平静。他记得，武昌首义的风声传到家乡不几天，福建的统制孙道仁也马上宣布起义，不久就当上了民国的都督，他还愤恨地骂过孙道仁投机，盼望过革命军快打到福建去！万没想到，这里同样如此。那些威武的革命军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把这些外国军舰赶出去？又为什么让清朝的大官来做领头人呢？

小船划到江心，浑浊的江水拍打着船头，击起一簇簇银白色

① 黎元洪即黎元洪，因是湖北黄陂县人，人称黎元洪。

的浪花。

“笛——”

突然，一声汽笛叫。在小船上游不远的地方，一条挂着米字旗的外国军舰急驶过来。老船工不禁惊慌起来，船上的乘客也一阵骚动。江心水流湍急，小船前进得异常缓慢。谁知这外国军舰突然来了个左摆舵，以更快的速度向小木船冲撞过来。小船上的乘客发出惊叫。老船工脸色忧愤，奋力地摇动双桨，恨不能一下划到对岸。

“笛——”

这军舰象一只野狼，嗥叫着直向小船扑来！就在这时，林祥谦跨到老船工身边，双手一下紧紧握住右桨，使出全身力气划动起来，老船工感激地望了林祥谦一眼。在林祥谦的帮助下，小船很快调过头来，顺江流而下。就在船头调过来的一刹那，军舰从小船几尺远的地方急驶而过，舰头犁开的浪头，足有三尺多高，猛地向小船扑打过来，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。

“抓紧船舷！”老船工向乘客大声叫着，慌乱中的乘客，应声死死抓住船舷。谁知那个拿花包袱的年轻妇女，不但没抓住船舷，却吓得站起身来大叫，随着摇晃的船身“哎呀！”一声尖叫，跌进了湍急的江流之中。这时，那军舰上的几个黄发水兵，扶在栏杆上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。

“救命啦！”年轻妇女在水中挣扎大喊。

老船工又恨又急，为了使小船保持平稳，他不能松开双桨，乘客们不识水性，码头工人慌忙中将身旁的扁担伸进江中，但怎么也够不着水中的妇女。

林祥谦见此情景，急忙脱掉上衣，纵身一跳，跃入湍急的江流之中。小船中的乘客，担心地注视着江面。不一会儿，只见林祥谦浮出水面，划动双臂，绕到妇女身后，一把抓住她的长发。

幸好，这年轻妇女只喝了几口水。老船工和乘客们都感激地

望着林祥谦。船上一个头戴瓜皮帽，身穿破旧长衫，手拿课盒的算命先生，刚才吓得要死，此时抖动着花白胡子，对林祥谦说道：“小兄弟，难得，难得。今天我们是福星高照，趋吉避凶。你刚才不但搭救了这妇人一条性命，而且救了我们全船人的性命。我看你生得天庭饱满，慧眼炯炯，将来一定是洪运盈临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难得，难得。小兄弟，鄙人感激不尽啊！”

林祥谦苦笑着摇摇头。

年轻妇女脸色苍白，伤心地大哭起来。

上岸以后，林祥谦经过几番询问，终于在日落前赶到了江岸机务大厂。他在厂门前，问了几个人，都不知妹夫周连城和师兄丁长茂的名字，他干脆在厂门前等着放工。

林祥谦站在一棵大槐树下，向厂里眺望，见一座刚刚修建起来的水泥厂房，门窗还未安上，里面传出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和金属的撞击声。这座新建的厂房与那些散落在周围的芦席棚子比起来，真可说是鹤立鸡群。林祥谦仔细一看，有的芦席棚顶露出了缝，有的被风刮得七零八落，凭林祥谦在马尾船厂做工的经验，断定这些芦席棚就是江岸机务大厂的厂房。因为他尝过在这种“厂房”干活的滋味，天晴烈日暴晒，天雨浑身淋湿。看着这样的破旧厂房，林祥谦感到与马尾船厂没什么区别。

忽然，他发现一辆火车头，吭哧吭哧地从工厂南面的铁道上开过来了，方向正对准新建的厂房，他真担心火车头撞垮了厂房。不一会，又见这辆火车头从厂房里又拖出一辆火车头。这使他发生了兴趣，因为他看了江岸机务大厂的招工布告。他想，这个厂原来是修火车的，自己要能干这行该多好。

“呜——”

放工汽笛拉响了。顷刻，工人们朝厂大门拥来。

林祥谦没想到，这里的厂规和马尾船厂没有两样，放工的时

候，厂大门却要关闭起来，只留一道小铁栅栏门放工人出厂，门旁站立着凶神恶煞般的监工和门卫，对出厂工人进行搜身。由于搜身，工人们出厂很慢，后面的工人越集越多，黑压压一大片，焦急地等待着出厂。那低低的谈话声，沉重的叹息声，愤怒的诅咒声和高尖的招唤声响成一片，形成一股嘈杂的声浪。

林祥谦盯着每一个出厂工人的面容，看了好一阵，却不见妹夫和师兄。突然，厂大门里面发出一阵骚动，一个尖细刺耳的嗓门嚷道：“好大胆，竟敢把厂里的东西往外偷，老不死的，罚你一天工钱！”

听见这嚷声，林祥谦心里一沉！他快步穿过人流，走近厂门，扶着铁栅栏向里观看，只见一个矮瘦老工人，呆呆地望着手拿皮鞭的监工，眼里满含委屈，颤声说道：“监工，这是擦手的旧棉纱，怎么能说我偷呢？”

“一点擦手棉纱算什么，这不是故意找岔么？”有人气愤地说。

监工见工人们向厂门拥来，扭头喊道：“慢点，挤什么！”随即又对这个老工人凶狠地叫道：“偷了厂里的东西，还想赖账，你想找死！”说着举鞭要打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发出一阵怒喝：“不许打人！”

林祥谦见监工如此专横，双眼象要喷出火来。

监工听见工人們的喊声，皮鞭举起停住，随即冷笑一声，将皮鞭晃了两晃，挑衅地向人群吼道：“怎么，想打抱不平？好嘛，有种的站出来，老子今天罚李老头的工钱罚定了！”

这时，瘦骨嶙嶙的李老头，一把拉住监工哀求道：“饶我这回吧，我家揭不开锅了！”

监工蛇眼一瞪，猛然把李老头一推，老人一个踉跄跌倒在地，监工赶上一步，手起鞭落，抽打老人。老人凄惨地叫唤着，那撕开的衣衫里露出一道青紫的伤痕。

林祥谦全身一阵痉挛，这一鞭就象抽打在自己身上一样，他

心中燃起怒火，正想冲进去，突然见一个大汉一把架住监工手腕，高喊道：

“住手！”

监工那瘦鸡腿似的手腕，象被钢钳钳住一般，动弹不得。

林祥谦心头一热，眼里闪出钦佩激动的光芒。

这时，大汉怒视着监工说：“这棉纱是我给李师傅擦手用的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与他无关。”说完大汉推开监工。

监工满眼凶光地打量着这位魁梧大汉，狞笑着拖长声音说：“啊——真够义气，好嘛，罚你一天工钱！”

大汉扶起老人，向监工道：

“罚了我的，就不能罚李师傅！”

“嘿嘿，”监工一声冷笑，“没那么便宜的事！他偷厂里的东西照罚不误，你袒护偷盗者同样该罚！”

“什么？”大汉火冒三丈，一把抓住监工领口，正要揍他，李老头不禁惊恐万分，一把拖住大汉，牙齿打着颤说：“做不得啊，你这会闯祸的！”接着上来几个工人拉住了大汉。

林祥谦真想叫大汉揍监工一顿，解他心头之恨。谁知大汉被人们拉开，他好半天才明白，如果大汉打了监工，就等于砸掉他的饭碗，不禁一声长叹。

厂门口又恢复了平静。

林祥谦眼见这一切，脑里思绪翻滚，浑身热血沸腾。李老头苦着脸，捂住鞭伤，颤抖地走出厂门，他心里不禁一阵痛恨和同情，对满脸愤慨的魁梧大汉，投去钦佩的目光。

“祥谦！”一个有些嘶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林祥谦猛一转身，眼睛忽闪一下，惊喜地喊道：

“长茂哥，我可等着你了！”

丁长茂瘦长个，背有点驼，额上有三道明显的抬头纹，看上去象四十岁的人，实际只有二十五六岁，他是锅炉房的烧火工。

他见林祥谦满身风尘和肩上的行李，惊疑不解地问：

“你怎么到了这里？”

林祥谦脸上掠过一道阴影，愤然地说：“我被马尾船厂开除了，到这里找饭碗的。”

“啊——”丁长茂感到意外，愣愣地望着林祥谦说：“兄弟，你钳工手艺学得那么好，怎么被开除了呢？”

林祥谦苦笑了一下，没吭声。

丁长茂见林祥谦不愿往下说，也不好再问，便道：“走，先上我那儿去吧！”

林祥谦走了几步，又抬头向前面张望，想再看看那个打抱不平的魁梧大汉，心里真想结识这样的好汉。只见前面人流移动，那大汉早已不见踪影。林祥谦侧过头来若有所思地问：“长茂哥，刚才在厂门前为那位老师傅打抱不平的大汉是谁？”

长茂见问起这人，心里不禁感慨万千，瞥了一眼林祥谦说道：“打抱不平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鸡蛋碰石头，白赔了一天工钱。”

“鸡蛋碰石头总有一声响嘛，我看这大汉罚一天工钱值得。”

“值得？”丁长茂有些不解。

“值得！我就喜欢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。”

“你呀……”丁长茂明白这位师弟，虽有几年没见，却仍没改变那种见义勇为的倔犟性格。不然为什么对大汉这么感兴趣呢？但打抱不平就能改变这世道么？想到这里，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“这个大汉是谁？”林祥谦急于想知道。

“这大汉姓曾，名叫玉良，是厂里打铁房的铁匠师傅。跟你一样，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。原先在汉阳兵工厂做工，也是为别人打抱不平，揍了监工，把饭碗砸了，才来我们厂干活的。因生得高大，大伙都叫他曾大个。”

“是条好汉！”林祥谦钦佩地点点头。

这时，夕阳的最后一片余辉，已经融进暮色之中。晚风习习吹来，乳燕掠地低飞，近旁的沼泽里传来一阵阵蛙鸣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

两三年没见面的师兄弟，有多少离别之情要叙说啊！一路上，他俩边走边谈。林祥谦从自己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，被马尾船厂开除，谈到家乡遭受大旱；从辛亥革命传到家乡，谈到自己怀着美好的愿望来汉口找工做，又谈到今天进武昌城后的所见所闻所感。他愤恨地说：“想不到我跑了几千里来到汉口，竟同家乡没有两样，真是铁锅翻了面，里头是黑，外头还是黑啊！”

丁长茂长叹一声，深有感触地点点头。他满腹怨怒地说：“从福建到湖北，工人的生活是一个苦字到了头。那里马尾船厂是外国人办的，这江岸厂也是外国人办的，而且都是法国老板。不同的是，那个厂长叫比耶尔，这个厂长叫杜拉克。兄弟，你想想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穷工人几时才有出头的日子？”

来到丁长茂的家，林祥谦见四处透亮的木板房里，有一张大木板床和几样破旧的家具，不禁心里一愣，问道：“长茂哥，你成家了？”

丁长茂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呀，前两年就成家了。你嫂子腊梅也是个苦命人，嫁给我没过一天好日子。这个月杜拉克又欠发我们半月工钱，没办法，我让她把孩子送到娘家去了。”

“嫂子是此地人？”

“武昌人，他爹拉人力车。兄弟，这年头，我哪有钱回福建去娶老婆，何况老家也没人了。好在你腊梅嫂子不嫌我穷，为人贤惠，凑合着过吧！”

师兄满含深情谈起自己的妻儿，林祥谦此时想起妹妹寒英和未见面的小外甥，他起身要丁长茂带他到英妹家里去。

“英妹？她不在这儿了。”丁长茂面带异常痛苦的表情说。

“什么？她到哪儿去了？”林祥谦吃惊地问道。

“她……”丁长茂迟疑一会，说道：“你妹夫去年春上被厂方解雇了。后来托人想法，到广水车站当了扳道工。你英妹随连城搬到广水去了。我们兄弟不是外人，你先在这儿住下，眼前厂里正要招工，先想法把饭碗找着再说。”

林祥谦想，长茂说得对，不能错过机会，先把饭碗找着了，再去找妹妹。于是说道：“只好这样，快帮我报个名！”

“对，听说报名今天要截止，我得赶快去。”说着，丁长茂起身就走，刚跨出门又返回屋里，从一个旧木箱里抱起一床棉被。

林祥谦见丁长茂转身拿棉被，心中犯疑，上前拦住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丁长茂知道瞒不过林祥谦，苦笑道：“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找监工报名，空手是不顶事的。天渐渐暖了，我把棉被拿去当点钱，帮你把名报上再说。”

“这怎么行呢？”林祥谦一把夺过棉被，放回原处，转身解开自己的行李，“长茂哥，你有这心就够我感激不尽！我这里有点钱。”说着从一个破枕头套里摸出了两块龙头大洋。当他拿着银元递给长茂的时候，那只手不禁微微颤抖，这两块银元来得多不易啊！一路上打短工，干杂活，肩膀压肿了，手上磨破了，才积攒下这两块钱。本来，他打算留一块过生活，另一块用来买点衣物送给小外甥。但找饭碗更要紧啊！

丁长茂见林祥谦有些迟疑，便想推辞。林祥谦一把将银元按在丁长茂的手心，毅然说道：“长茂哥，时间不早，你拿去办吧！”

丁长茂接过银元，向林祥谦嘱咐道：“锅里还有早上的剩菜剩饭，你先热着吃吧，不要管我。”说罢匆匆奔出门了。

林祥谦正吃饭，忽然丁长茂汗水涔涔地回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林祥谦关切地问。

“还算顺利。”丁长茂抹了一把汗水，“我出门不远，在小饭馆门口碰上那个管报名的监工，开始他左一个不行，右一个不报。

等我把两块银元递给他，那狗杂种马上换了笑脸，说‘看在同乡份上，我帮你报上，但考不考得上，我可管不了。’听，这象人说的话么？”

林祥谦一听很生气，但名报上了，又觉得宽慰。问道：“这监工你认识？”

丁长茂点点头：“这家伙比我早一年来江岸，原先是个拿斧头的，后来他专舔监工、厂长的屁股，逢年过节自己捆肚皮也要给监工送礼；谁要背后骂了厂长或监工，他马上去报告。这样，厂方就把他提了个小监工。一当上监工，这家伙就狗仗人势，动不动要罚工友的钱。这还不算，每逢招工就趁机大捞一把。”

林祥谦“啪”地一拳，打在桌上，愤怒地问道：

“他叫什么名？”

“邱德宝！”丁长茂话出了口，又有些后悔。忙劝慰林祥谦，“算了，不要和这种人计较，只愿你能考上工，好好干，别再自找苦吃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一个年轻妇女低着头悄悄进屋来，丁长茂一看，忙起身说道：“你怎么现在才回啊？”

这时，屋里已点起了一盏清油灯，由于背光，林祥谦看不见年轻妇女的面容，他从丁长茂的眼神和话语中，知道是嫂子回来了，忙起身喊道：“长茂嫂！”

丁长茂忙着介绍：“这是我在马尾船厂的师弟林祥谦，今天刚从福建来。”

长茂嫂抬起头来，一脸忧伤神色，当她一见林祥谦时，不觉突然一惊，“原来是你！”

“哎呀——”林祥谦也认出来了。

这情景把丁长茂弄得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，他望望妻子，又望望林祥谦，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长茂嫂急忙把包袱往床上一放，泪水已涌出眼眶，急促地对